

人世间

暮秋的雨

慕然

暮秋，突如其来的一场雨，摇落片片秋叶，仿佛一纸纸信笺，传递着秋的消息，寒冷也是从这一场雨开始的。我撑着伞，等候在儿子放学回家必经的路上，身边聚集了不少家长，几乎每人手里都提着厚外套。秋雨带着风的凉意抚着我的面颊，又带着灵动的温度，那是独一无二的感受，它夹杂着秋韵，在我耳边诉说着温暖的回忆。

那年秋天，我因工作原因，暂住在县城南郊的一栋小单元楼内。小城不大，目光所及，小半个县城依偎在黛色的山峦中。距家几十米远处有一栋老屋，屋檐下的房梁如同老年人脸上的皱纹，被岁月刻上道道痕迹，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妇住在那里，他们从未与我照过面。每日午后，这对老夫妇会出现在屋檐下，虽脚步迟缓，却依旧有力，每一步都凝聚着岁月的重量。阳光包裹的两位老人与时光对坐，直到夕阳在他们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时，他们会起身，面朝北部，长时间引颈而望。我几次到同一位置，朝同一个方向望去，眼中只有匆匆的行人和一成不变的街道，并无特别，我内心的好奇也与日俱增，是什么吸引他们每日望向同一方向。

又是一个黄昏，我在返回住处的路上，秋雨不期而至，雨落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雨点随着风，飘落在我脸上。雨水阻挡了我的脚步，寻觅避雨之地的我，看到房檐下的老夫妇正望向远处，并没有注意到雨中的我。他俩小半个身体已经探出了房檐，尽管打着伞，秋雨还是随着晚风轻轻摇曳，不经意间便拂过了他们的脸颊。

我用手挡着雨水，快步进入房檐下躲雨，老两口几乎同时伸出湿漉漉的手，打算接过我手里的物品，四目相对，尴尬之后是大笑。老两口告诉我，他们的儿子每日下班后都会来这里探望他们，人影朦胧的黄昏，又飘着秋雨，他俩把我错认为他们的儿子了。

每一个回家的路口，都有默默等候的人。我恍然大悟，老夫妇每日的张望，是在等候他们即将回家的儿子。

那一刻，我的脑海中也掠过一些温柔的记忆。小时候，每到傍晚，爷爷总会搬出一把旧藤椅，坐在挂满干果或咸菜的屋檐下，一次次远望，等候着下班晚归的我的父母。而我依偎在爷爷身旁，听他讲述那些古老而又神奇的故事，偶尔抬头望向远方，眼神中满是期待。到了秋雨绵绵的时候，天色暗得越来越早，爷爷担心我父母回家路上淋雨，便会带着我，提着伞，早早等候在村口。耳畔滴答的秋雨声和童年的记忆一样动听，那时的我，只觉得这份陪伴与等待，就是世间最美好的事情。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离家求学、工作。暑去秋来，每次回家时，我都会看到在家门口焦急等待着我的父母，雨天有他们撑起的伞，冬日有他们为我披上的棉衣，天黑时那亮着的手电筒，不仅照亮了回家的路，更温暖了我的心房。

蓦然，放学后的儿子已躲在我的雨伞下，打断了我的回忆。雨也放缓了节奏，夕阳的余晖染红了西边的云朵，温暖的色彩包裹着万物，那些云朵必定有许多来自故乡。行人匆匆，每条回家的路上都有等待你的亲人，仿佛是家的守望者，用无尽的耐心和深沉的爱，等待着你的归来。

流年记

大估堆

牟民

我居住的小区离东山早市300米，我习惯每天吃过早饭去看一看，有合适的食材顺手买点。

曾经被废弃的东山，经过改造，修建了高大宽敞的室内早市，分为A区B区。在A区西面有一部两层观光电梯，腿脚不好的可以乘电梯进入早市，很方便。

走到A区西门口，两边满满的水果蔬菜，门口摆不了又延伸到外面露天处。一个头发长长的老人，守着一捆芹菜、一捆韭菜、一堆茄子、几个水果萝卜，格外引人注目。天气热，他却穿着黑色的夹袄，一条黑色裤子，低头打盹儿。他不积极吆喝，再好的蔬菜怕也门前冷落。有一个认识他的女人说：“瞧，这老人是乡下十里堡的，家里有个瘫痪的老伴儿，全靠他照顾。听说他年前也病得不轻，做了大手术，除了养老金，一年到头卖个菜钱维持两人的用度。”

我背着手转了半个小时，出A区，见那位老人头不抬，微弱地慢吞吞地喊着：“芹菜、韭菜、茄子来，不打药，谁要便宜点儿，大估堆。”他面无表情地喊着，目光盯着来往行人的脚，仿佛并不着急出手。

我停在他面前，弯腰摸摸芹菜，干爽，没蘸水；茄子刚摘的，外皮光亮，一捏软和，有弹性，茄子的味道冲到鼻孔；只是韭菜老了，看得出他把韭菜花掐掉了。我问，大叔，这芹菜、茄子多少钱？

他说：“芹菜3块，茄子1块。你要买吗？韭菜不要钱，白给你啦。”

我说：“称吧，都要！”他看看我说：“我没拿秤，你要咱大估堆。实在不行，找秤称一下！”

我这才看到老人没有秤，便说：“大叔，那就不要称了，大估堆，一共多少钱？”

他看看我，露出惊喜的目光，手一摸眼前的菜说：“20元吧！”

我估算了一下，他要得少了，可能感觉有人一次性买光，应该便宜些。我给了他25元。

他不要，非找5元给我。我说：“你要找钱，我就不拿了。”

他只好作罢。把钱装到腰包，赶起放在一旁的自行车说：“这可省事了，碰到好人了，我得赶快回家哟！”老人推车走出小区，不时回头，跟我招手。

对门的邻居大哥看见了，悄悄对我说：“这老人常年种蔬菜，他不种反季菜，他的菜确实环保，吃了放心。”

回家，把芹菜择了，腌着吃，炒着吃。茄子切切，晾晒干，等着烧咸菜。萝卜生吃。韭菜虽说有些老，过了6月依然存着鲜气。韭菜炒鸡蛋，算美味。

第二天，我又去早市，老人还坐在昨天的位置，依然是那些蔬菜。我对门的邻居王哥正跟老人讲价钱，大概讲好了。王哥给了老人30元钱，把老人的菜一块儿收了。王哥看见我说：“今儿我买了，没你的份了。”

从那以后，每天都有人买老人的蔬菜，都是一块儿收。卖完了菜，老人早早骑自行车回家。

半月后的一个早晨，忽然听到小区里有人吆喝卖菜。打窗口看去，是那穿一身黑衣服的老人，他自行车后绑一个竹筐，里面装满了各种蔬菜。他一边喊，一边朝楼上观望。我赶忙下楼，见老人身边围了几个人，正跟老人讲价钱，老人却不开卖。等看到我和邻居王哥，马上把竹筐解下来对人说：“我这菜不过秤，大估堆。”

围着的人散开。我和王哥二一添作五，把他的菜全买了。老人兴致勃勃地骑自行车走了。以后，每隔几天，老人总会到我们小区，吆喝几声，有买菜的会下去，几个人大估堆一起买了。大家知道，老人的菜不打药，新鲜，都是菜园里现采摘现卖。他忙着菜园，还要照顾老伴，时间在他手里显得异常宝贵。

很快到了深秋，过了国庆节，再没见老人来过。

每逢走到早市A区西门，我总要四处摸摸，寻找那个卖菜的老人。

诗歌港

苹果树

邓兆文

北方常见的苹果树
平原、山地、丘陵均可种植
为结出更多有品质的果实
不知要经历多少次
剪枝、整形、套袋
经历多少次手术

知道守旧结不出好果
所以，它选择与时俱进
每次品种改良
还没等落伍，就不惜连根拔起
升级换代

正因为如此，今天
才有那么多的好苹果
在全国遍地开花
而它，也被人们尊称为
“水果之王”

别父亲

鹿媛

有一种痛
肝肠寸断，痛彻肺腑
有一种离别
再无归期，相逢梦中
有一种思念
泪满罗衫，绵绵无期

父爱如山，深沉无言
忘不了
您做的可口饭菜，洗的件件衣裳
高考时，您一路呵护，默默陪伴
忘不了
开学季，您为外孙准备的厚厚红包
家宴时，您总是豪情万丈连敬三杯
忘不了
您圆于工作整日奔波忙碌的身影
夜深人静时，您伏案疾书篇文章
您是一棵树
为儿女遮风避雨，撑起一片晴朗

曾以为
您会陪我们天长地久，永不分离
蓦然间，方觉
时光匆匆，一生太短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每次与您的相聚
把点点滴滴，镌刻在心

人们常说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抚平悲伤
可我知道
时光永远带不走我的深深思念
思念是把利剑
刺入肌肤，让我伤痕累累
思念是一张网
将我牢牢禁锢
使我无力挣脱，暗自神伤

从此
我再也回不到从前的自己
我的眼里会常含泪滴
我的心里常会有忧伤

悲伤成河，惟有泪千行
多想
再看到您熟悉的容颜
再抚摸您温暖的手掌
再亲耳聆听您用浑厚的声音
喊我一声 小媛媛